

“武冈诗群”作品选

种在墙上的兰花草
(散文诗)

● 刘虔

这是画框里铺展的春天,这一片种在墙上凝翠流香的兰花草……

躲过秋霜冬雪的摧折。

远离路人跑马放牧的蹂躏。

不予理睬牡丹富贵桃李妖娆的嫉妒。

种在墙上的兰花草,一心只想活在洁白洁白的背景里,绵延经年不老的春色和春色里点点滴滴的宁静、起起伏伏的情意。

种在墙上的兰花草,不见风,不经雨,分分秒秒,与我对视在心与心交汇的绝地。一日胜过千年,千年犹是昨晚。

种在墙上的兰花草,因有梦里的继续而醉如酩酊。

安顿着多风的浮躁,多雨的愁绪。

安放着一夜长夜的自信与自在。

安恬如归的感觉是拥枕而眠的三月白云天。

种在墙上的兰花草,寄寓方寸间,轻轻地,轻轻地屏住呼吸。

却攥紧了所有流淌不止的时光,攥住了万水千山的气息。

那是土地一望无际的心脉呀。

那里有无雨的日子无数田亩龟裂时的呼喊。

还有村野失怙的农人。

还有农人逃离村野流落街市没有屋檐躲雨的雨夜。

还有雨夜里农人独自取暖崩裂而生的无言的疼痛。

大野苍茫,星月有殇。

当生命奔突在无望的追寻里,种在墙上的兰花草竟摇曳着丝丝清泪。

而清泪的辉光早已越过忘川水,落在了时光与时光搏战的关口上。

种在墙上的兰花草,是种在我心头的春之吻啊。

她的生机,正系于我放牧思想的心中。

我的生机,已潜泳在她梨花带雨的眼里。

种在墙上的兰花草,依然是飘逸在大地之上的一束小小的喧闹。

以无边的孤独丈量无边的尘世。

以经年的沉静感应经年的骚动。

在昼与夜的隐忍里,煎熬。

在煎熬的沉郁中,骋目远望。

种在墙上的兰花草,分分秒秒,读着,念着。

读着念着那从远方奔袭而来阵阵有声与无声的忧伤。

啊,这活在墙上的兰花草呀,兰花草……

在郭亮村前的留影

● 熊烨

风雨霜雪

丝毫没有蚀去哪怕是一丁点棱角

站着,就得有大山的巍峨

哪怕只是一块屹立的门牌

也要让郭亮村展示骨头的硬度

云山风起过都梁



云山云起 钟利民 摄

听旁边深涧的流水
看郭亮洞吞吐着车辆和游人
石头笑得从容不迫

郭亮村

三个字是那么苍劲有力
在让我想像飞瀑的同时
我看到那红色的笔划
更像是郭亮村张开的手掌

在这块高大的石头前
我坚持让朋友为我拍下一张
哪怕有点渺小的照片

不是因为风景
而是记住挺拔

老船工

● 蒲楚

他的脸有了河流的风霜雨雪
他的眼却闪烁着年轻的闪电
岁月的波纹在荡漾

他凝视着河水说:
最好的鸟是鹰
好吃莫过于河鱼
有福的人,死在家乡!

他回过头,望了望对岸的坟堆
背就弯成了苍穹
水就深成了恒河

在城墙之外

——记武冈老城墙

● 素素

有河流在城墙之外,走漏了小城的风声
流转民居、菜地、坟场、树林
岸上古旧的青砖石瓦,水里柔嫩的丝藻蒲草

暮色中一些事物消隐,一些事物凸显
阳光从星芒的缝隙中漏下,翻越春天的绿围墙
是谁将寡淡的生活一再翻炒

春光从河流中醒来
扭动,直立,狂奔
被月光的身子粘牢,黏在城墙满布老年斑的表面

黑暗的墙石被青苔包围,疯狂的藤蔓不依不饶
一不小心就摸到时间的巨尾
缠绕一首寒冷的诗,直到它渐渐回暖

我在老城墙苍茫的底部,渴望
一场突来的好风
让我长出翅膀,飞向梵音缭绕的星空

夕阳下的资江

● 罗雨

千万片涛声终于
唤出夕阳
奔跑的浪,顺着阳光的梯子
拧开潮水
潮水里,翻飞的水鸟
剥落 风的衣裳
资江的门 半启半开

低吟的云雀
挽着云
裙裾 铺展开
远来的客人,在浪尖上起舞
溅起的霞彩
一半落在蓝天
一半落在沙滩

风近了,黄昏转身
是谁撕破了月光的手帕
丢在江水里,碎成了银
夜的唇边
睡着一页幽蓝的梦

稻草人记

● 左手

敦煌古城影视基地,金城监狱
收押着三十八个稻草人
穿着清朝囚衣,绑在松木十字架上
历经百年,鞭挺的长官早已化作白色

彗星
冤假错案确认坐实,不用烦请历史剧翻拍

见证罪恶的人间已然远去
空马槽旁一匹竹编假马,腹部生出幽幽青草
它依旧在认真反刍,它并不知道
真正的犯人已经脱离刑场
死,只是逢场作戏

邂逅一只猫

● 李文芳

一只猫,蹲麻将馆的门口
它“喵喵……”一声
冷冷地看我

看我,曾经丰满的理想
在麻将里

如柴般消瘦

我没有勇气停留
夹着尾巴出逃时
抛给它一个鄙视的眼神
石子般击落它强装的骄傲

猫和人一样喜欢
五十步笑一百步
请问你是否还记得
上次捉老鼠是什么时候

高 跷

● 邓振

把两根小杉树变成一副高跷
只是童年里小小的密谋
有时只需花母亲做一顿饭的功夫

踩上高跷
就有将军跨马的威武
胆大的在前面开道
后面跟着一路的心惊
随着肉跳也一起踩进村里
那所面黄肌瘦的学校

找个对手拼杀
把平整的操场
钉满无数双不服输的眼睛
天空偶尔飘落几瓣琼花
在单薄的夹衣领口滑下
棉布鞋的记忆干净而温暖

每次走进故乡
村前那条青石板路上
时常跳跃着高跷的童年

契合

● 杨美华

不宜做柔肠寸断
不宜展眉 挑灯
桃红柳绿的季节
听窗外一只鸟赞美这打湿尘世的雨水
和汹涌如潮的倦意

我还站在世界的中心
接受自己虔诚的膜拜
对又一个春天的到来
尽量保持欣喜 也保持清醒的距离

这些雨水
最多只能让我的骨头又软一点
才能和这坚硬的世界
契合